63338.1

內閣名臣事畧

卷之拾叁

張文毅公

申文定公

63339

國朝內閣名臣事畧卷十三目錄

張文毅傳畧
申文定狀畧
賜閒堂雜記
答李岷山巡撫
答李桂亭巡撫
答許鴻川水道
答王梧岡巡茶
答張玉陽司成

答葉臺山相公

答邢崑田總督

國朝內閣名臣事畧卷十三

宣城吳伯與福生父輯

張文毅傳畧

初公爲編修徐文貞公嘗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贏縮推利害所繇曰此參政異日憂也漸晉吏部左侍郎新鄭高公雅重公推轂甚亟而同事者意忌爲軋已中撓之公遂以疾乞歸萬曆甲戌起公掌詹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　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

故皆闕軼公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皆犂然具備江陵張公瞿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記者盡屬公筆削乃定乙亥　上簡置掌臣遂以公入內閣參機務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自江陵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繩海內其治若束濕人心囂然比既沒而親信用事之人尚據要地與權璫保爲表裏相與墨守其遺法閣中議多齟齬不行公燕居深念間爲同官申公言此難以顯爭而可默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今稍以寬大從事而吾輩無深求刻責宜可以少安人心會　皇嗣誕生公喜而曰時不可失乃手疏勸　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舉遺逸恤災眚以養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屬申公損益凡數十事以進　上欣然命行之席江陵寵者憚公嗾御史劾公　上曰元輔忠臣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　手詔趣公出而憚公者愈不自安則賁

緣罪人爵關說權璫保將爲公難御史疏再入
上怒鐫御史三級出之外公上疏引咎乞宥
言者　上褒答不許是時權璫恣甚　上積不
能平言官亦微知　上指乃共疏論爵及保不
法狀　上震怒立論公擬　旨曰奴輩盜我威
福久其亟誅之乃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於南
京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江陵事　上欲窮竟其
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異時江陵私人遣
斥殆盡公請　詔臺省舉骨鯁端亮之臣或起
自巖穴或拔自下僚朞月間耆賢在列朝宁改
觀焉公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根株窟穴
之奸於　主上之側其沉謀秘畫有人所不及
知者然公口不言功而言者或攘以爲功公亦
不自明也葢自是　上益重公一日　上視朝
公立金臺側眩暈欲仆　上曰張先生不耐早
寒命中使扶送至閣從　駕閱　壽宮陟峻嶺
　上顧近侍曰可令二人掖張先生其優眷如
此亡何以父喪歸賜賻襚特厚公辭　上於文

華殿勸　上以法　祖孝　親講學勤政清心
寡慾惜財愛民保終如始因泣下　上爲之動
容慰勞甚至公歸　壽宮閱定　上循錄公勞
遥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國子生及服闋將　召
公而公疾革不起矣公孝友天篤交不苟合而
厚于故舊不以存亡易心宮保楊南澗公知公
於髫齔公以國士報既沒而葺其祠諸故人遺
孤無所歸公皆衣食之無令失所新鄭去國門
下士方首鼠避公時赴宮詹命自獲鹿取道會

於逆旅江陵知之迎謁公曰　上方震怒安得
私見罪人公曰昔事高公猶今事公也去而遠
之謂交誼何聞者稱服公居恒簡默吶吶如不
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疑迎刃立斷自謂賁育
不能奪也北虜款貢衆言盈庭謂夷情叵測公
於政府力陳便宜乃許王少保崇古嘗曰微吾
伯甥幾敗國家事五開苗叛撫臣募卒討平之
或言卒當散遣不且生亂公曰有事用之戰事
已奪之餉是趣使亂也會滇南用兵令一將將

以行平緬之役卒賴其用公在閣中數爲同官稱楊文襄公曰本朝經濟國手無如是翁即其誅瑾一事大有作用可謂振古之豪傑意若深有概於文襄者乃公所以扶危定傾安利天下又若過之惜當國僅朞月尚未究其用云

申文定狀畧

公爲吏部右侍郎值江陵奪情廷杖建言者五人公與曼東王公請觧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時時餽槖饘焉漸轉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時政屬首揆同官畫諾而已公委蛇其間時有補救嘗題座右有平居如對君父夢寐毋忘國家語江南北災條上四事皆切時務撫臣議開墾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

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虞此二者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請得各免四分之一江浙災又議改折江陵多難之然卒不能奪江陵病冢宰爲祈禱典籍以告公默不應蒲州代江陵語公曰人言今稂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會　皇長子生公告蒲州宜乘此施惠乃於大慶詔中悉布寬條如省煩擾緩征徭守成憲舉遺逸恤災荒酌馳傳停丈量平刑獄禁科罰罷工作人情大悅江陵雖逝其黨猶伺隙思騁共搆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臣表裏爲姦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公擬旨爵論死安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賛蒲州因人情順流更始蒲州艱歸公請益閣臣　上用許公國公既爲政首疏起江陵斥逐

諸臣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羶途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爲射的耶公謝曰吾知崇奬言路爲盛世事遑卹其他　駕幸山陵事畢欲留公力請迴鑾不報次日遊東山口抵暮歸公疏言　聖躬當重而引伯益罔遊淫晏嬰從獸樂酒之言以爲戒　上曰是誠愛朕遂以次晨還京鄒公元標與范御史儁以陳言忤　上意令擬重處公懇請鄒得調南范削籍張御史文熙上封事首言閣臣專政　上曰朕於事難盡知常訪內閣若內閣諸事不聞設此官何用公上言閣臣不職即罷斥可耳何得併其職任盡削之乎言者徒見前人之弊習併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　上大以爲然切責文熙江陵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寬之復有因罪江陵議遼府者公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

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　皇考懲惡之大
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
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　旨
罷之隴川酋岳鳳勾引莽緬寇滇撫臣請大舉
征之公謂如此費且不貲與大司馬合策兵餉
皆取自滇毋騷動他省又時移書滇撫指授機
宜卒俘鳳父子誅之　上念公功予錦衣世廕
公力辭乃進公少師中極殿子尚寶丞閣臣之
以軍功辭世廕已　如言官請祀王守仁陳獻
章於學宮議久不決公特具疏折衷併胡居仁
祀之余文敏下世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
與共政夏大旱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
服停磁器蠲租稅愼刑獄數事俱次第允行已
復請　上虔禱郊壇　上嘗幸兵仗局觀兵器
或言　武宗朝有內教場以時演武於是選內
豎二千人分班操練砲聲駭聞公與同官苦諫
而董主事基言尤切　上怒責基公語大璫此
禁地而輒操兵設有姦宄乘間闌入我輩外臣

不得與此公等莫大之憂也諸大璫懼以聞遂罷內操時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孱弱爲辭公復力言　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　宣　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勞若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溫然絕無宅意而廷臣迫欲得之姜給事應麟沈吏部璟相繼有疏　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　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公不得已稍擬薄罰繇此衆議紛起　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時風霾大作　詔有司去害民之政以圖消弭公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　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末復條墾田之利　上御煖閣諭公卿等言深切時政其令所司施行公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

勑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饑民嘯聚攘竊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　上之遲於冊立也公力以請不報又疏請講學遂出　御經筵隨簡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七十六道裝演進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精蘊於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納之璫張鯨者與東廠擅作威福謀且叵測臺諫交彈公遂與太倉公客請除之而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公等庇之因劾鯨并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公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　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乃從薄罰時連歲凶荒公深以爲憂　上言當亟勑南部科通查見

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厫積米有無浥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　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　召四輔入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戇事且不測公力觧以疏納　御前者三于仁乃得免公將出　上止之因宣　皇長子皇三子出見公諦視畢頓首稱賀詳具　召對錄中次日即疏請冊立分封　上報卿等昨已見矣元子質弱候

旨行公復以豫教請不報已兩京諸臣皆力請　皇貴妃弟國泰亦請公與同官又合請又特疏言冊立不可緩者三且謂如此不行則國泰之言爲虛而　皇貴妃之心亦無以自於天下　上命中官傳諭語甚厲詳具升儲錄中公以　上督過甚不宜强爭請先出閣講讀以觧羣疑　上仍命候　旨公謂同官曰　上意無他但不欲此事出自臣下吾輩當拱默俟耳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數出

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罷欵決戰公謂禦戎
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
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
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
人畜又不得不酌於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
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
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梁
憂龍萬世德經畧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
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剌川絕無虜跡
而宅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是時言
邊事者率未中欵公極口辯不無牴牾遂交章
攻公萬御史國欽語尤激公疏辭五俱手　詔
慰留中使頒賜絡繹不絕公不得已出視事復
具疏申明邊計大畧謂國家欵虜與前代不同
特撫賞之　勑諭之非有和親納幣之辱今以
和罪臣不知欵貢之議實　先帝主之先任輔
臣邊臣贊之臣特當積弛後經營收拾耳且戰
亦何可易言虜聞決戰踴躍思奮我疲兵羸馬

何以當之此彼已之當較虜諸部犯順當討助
逆當懲其他奉約勿絶此順逆之當別西虜遠
在河湟若宜大虜密邇衆强兵端驟開驚擾必
甚此緩急之當酌今災沴頻仍公私困竭若兵
連禍結桑孔之籌此贏縮之當權臣深思詳計
不欲孟浪言戰必欲次第圖戰者如此惟　召
集九卿大臣質議可否上請　聖裁而又宥萬
國欽以作敢言之氣臣不勝大幸　上手詔褒
答已而九卿廷議悉如公指　上曰申閣老調
度正合朕意更有妄言揺亂者重懲衆譁遂定
孟春廟享　上以疾遣官代復傳諭朕疾孫左
右奸頑所激今已斥逐奸頑者謂中官邢鋭也
已又切責言官不行糾發俱奪俸公言宮禁事
秘臣下不能知不必過動　聖怒　祖宗法不
得持寸刃入禁城今内操雖罷而出入猶藏兵
器宜申禁以防未然　上曰元輔可謂忠愛特
降勑慰公公復附奏羣臣願望見　天顔甚
切請以孟夏親行時享　上從之已復相繼攻

公歸志已決前後凡二十七疏　上至親撰
勑留之以伊尹致君澤民望公且命冢宰率九
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寛假請會工曹郎張有
德言儲冊營辦事新安山陰二公慮有不測倉
卒具疏列公名不及以告　上覽疏震怒公乃
密揭言臣則謂　聖意已定小臣不當激聒臣
已在告不預閣事同官疏列臣名耳因勸　上
勿因此遂誤大典　上喜謂公知我手批溫答
而給事羅大紘疑有所比露章劾公迎合固位
中書黃正賓亦有言　上怒謫大紘而逮正賓
復有　旨予計公致仕公請同去以謝言者
上知公去志不可回乃允給驛遣官護行加賜
金幣蟒衣公隨疏謝併以三事上一蚤定　儲
宮以安　宗社二力持廟議以奠邊疆三甄錄
逸才以充任使而又勸　上慎起居平喜怒節
用愛人親賢講學娓娓數百言公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建儲　命下公喜甚
表賀　上賜公上尊肥羜鏹幣遣使齎璽書於

家日卿前屢請冊立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已
冊　元子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益若報成事
於公者公持論常以蕩平正直爲主曰天下事
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
而調則節奏和每聞四方水旱輒惻然不寧請
賑請恤而其大意在禁遏糴緩催徵勤勸課責
監司守令以舉職先後請發倉粟數十萬帑金
百萬甲午兩河侵　上猶憶公言曰申閣老故
事可行也浙苦織造蜀苦採木江右磁器公皆
爲請減免又請寬內殿工減戶部歲進買辦止
三之一止罔弄傳宣三十萬一日　上覽　世
廟御札有撫按官進助工銀例欲行之公具言
其非宜乃止紫荊關外爲亡命竄居穴礦有司
不敢問偶中涓自五臺還奏之　上以語閣臣
公請嚴緝捕閉礦洞而奸民復以爲言　上意
欲開採公議令撫按官復勘事遂寢公去而礦
興矣其論治河以堤束水以水刷沙議自潘公
季馴發之公遂以河委潘公後潘病去公謝事

而分黃導淮之議行公蹙額曰漕自此多事矣
尤留心邊事每言三輔以西六詔以南無一日
不往來吾胸中故嘗以尺書懸決利害於萬里
外邊臣莫不受成也

賜閒堂雜記　　申文定

國家承平日久武職凌夷至不能給衣食每歲
俸銀僅一輿隸顧直耳時建議者欲裁冗食以
武官爲首余笑謂曰武官俸薄　國家以汗馬
功酬其世祿至尠矣柰何復朘削之言者色沮
然疏葉已上諸武臣羣訴于朝房余謂曰吾固
知之若等幸無慮乃散去部中亦寢不覆余既
去位而曾尚寶乾亨承命閱邊復條奏如前武
官亦羣訴于山陰山陰諭令赴石司馬不許曰

此曾公條陳也衆皆忿恨入長安門則遇曾司空前導呵之曰曾爺來衆誤以爲條陳者也環訴前事語不遜司空未及答則攘臂相加衣帶俱毀或奔告司馬于途司馬大驚墜車衆尋解散而司空慙阻遂以病乞歸一言謬妄至大傷國體言不可不愼也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余與同官出長安門則夾道號呼陳訴者殆萬人余問故則曰諸夷以牛爲命禁殺牛是絕其命也余停車慰遣之曰禁且弛矣無恐衆歡呼搶地散去已語總憲僊居吳公亟令御史撤其榜遂皆寂然凡事有干衆怒藜衆怨者必不可輕于舉動自生煩擾以開釁端也

朝鮮有倭難連章告急請援兵朝議皆言可許乃　命將發兵遣大臣經畧揀選各邊精銳以往本兵檄海上各以舟師來會中外洶洶余方臥家客問余計將安出余曰朝鮮固屬國然國

家不有其疆土不徵其租賦與內地異戊申戊許春秋所譏惡有以天朝戊外國者朝鮮皆自守則吾助之兵糧以示恤小之仁或告諭日本使之罷兵則可耳已聞朝廷遣人諭倭倭將各引還釜山以王京及所虜王子歸朝鮮詭云欲入貢天朝爲朝鮮所遏故興兵伐之于是封貢之議起矣廟堂若有主持許其封而却其貢即彼遣使來當令遼東撫臣審實代奏而後許封待其表文既至而後遣使乃不失體今小西飛乃倭將行長一書記耳本兵盡撤營兵夾道陳列而迎之請　駕御午門城樓引見亦甚褻矣聞京師百官軍民無不憤恨而本兵揚揚自以爲得策也已又遣兩使臣齎冠服以往而關白尚不知使臣留待半歲本兵自遣其僕往探之竟不得命而訛言四起使臣且踉蹌奔還不惟誤國且辱國可爲扼腕長太息也

洮河失事後議者動稱貢市失策宜絕欵夾戰適遣官閱邊皆以刻核相尚而寧夏党中丞尤

苛斂嗇施失士心鎮兵劉東陽許朝遂乘衆怒
殺中丞據城以叛此時督臣宜遣總帥提重兵
疾馳壓城而鎮必有梟叛卒之首以應王師者
乃督府畏縮高坐固原不出兵而日騰章告變
令賊得乘城自保勾虜入犯靈州幾不守計無
所出則請朝廷遣官招安幸　宸斷不許督臣
被逮遂決計討賊罪人斯得重鎮以安非　主
上威武神靈邊事幾於決裂矣士大夫平時飾
綏養名高自標榜致臨事常倉皇失措傷重損
威漢人有言聖王不以名譽加于功實之上至
哉言也

雲南緬夷莽達剌恃其險遠兵力强盛常侵逼
三宣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
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内應於是據隴川破順寧
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余往年麓川之
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
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余曰今財力
殫詘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

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罔濶疏武備单弱奸
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戰將率兵禦之
并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内而捍外無過慮也
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兵三千赴之
令相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　詔斬以
徇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
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隴
川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
南户部費不過二十萬葢　上留意邊疆以滇
中用兵　勑總鎮五日一報按臣覈功稍遲則
先發賞賚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
餉無兵或調兵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
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余故
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逼三宣近緬地
皆肥饒而多閒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
興而遠方守令多闒茸不任事嘗語按臣督察
之卒無成效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
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

聞余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遣多人用金葉表文奏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謾爲之哉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淫霖不止漕艘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趣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多浥爛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倉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厰經爲次第今歲漕糧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殆授之則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厰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金餽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去寂然無譁是舉也

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以朽腐捐棄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執一者道也

萬曆丙戌山東河南陝西及直隸眞保等府皆大旱所司報災無虛日雖奉　旨蠲賑而穀價騰踊人民流徙日甚余深以爲憂先是臨清德州倉每季以新舊出納登耗之數聞奏蓋山東河南轉漕粟米皆收貯其中以給軍而歲出甚少存者多浥爛余甚惜之及是余請　上盡發兩倉積貯以充賑濟仍借太僕寺馬價四十萬給災傷州縣充糴本令於豐收處糴買轉搬減價以糶于是饑民稍得甦息又慮有司不能奉行德意復請　上以四事責成撫按兩臺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息一時有司廩廩奉職不敢泰越其民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然使積貯充盈或損上以益下或移彼以與此當事者念念在民視若已饑未爲無濟也

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宰相從中調劑委曲賛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得之者　今上聰明英毅宮闈肅如　皇長子天序默成　宸情獨注余嘗見于毓德宮　上手攜　皇長子擁樹膝前眷愛特至無纖芥可疑而道路訛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毋愛子抱事未可知外廷章疏蝟毛而起　上怒遂加譴斥而言者猶未已歲庚寅冬忽遣文書内臣語閣中若諸司不來激聒明冬傳後年冊立如不遵者待十五歲舉行余乃與同官約　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奉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毋諸司接見皆以此告之故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未有言建儲事者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復言之余時引疾在告不勝驚愕方欲待二公商確而新安故健忘若不知有　前諭者乃曰小臣以　建儲請而吾輩大臣噤無一言可乎倉卒具一疏首列余名以進余聞之歎曰大事去矣小臣雖犯激聒之戒而吾輩大臣恪守　明諭不失信于　上乃可

以要　上之全信今吾輩與小臣接踵上疏
上必呵責小臣故犯從中處分冊立事必且改
期吾輩疏特報聞耳柰之何哉余乃別具一揭
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猶列臣名臣
不知也臣謂冊立之事　聖意已定　諭旨已
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遠越以俟來春舉行小
臣愚妄不諳大計不足責也惟　上宸斷親裁
勿因小臣妨誤大典　上手賜批答趣余亟出
而不及建儲事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

發科而新安亦與諸疏同發時羅給事大紘新
任余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次日科臣來索
以　故事却之大紘乃疏論余迎合　上意以
固位而武英黃中書正賓繼之余有疏辨荷
上優答然觀人情世局如狂瀾沸鬨萬萬不能
久安遂決計歸歸十餘年而　儲位定矣向之
紛紛竟何爲哉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强蓄積
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

有反側　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腹心爪牙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旣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忿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慂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無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愬欲用兵偕撫臣以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節于　朝廷　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　召應龍下之獄

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　召應龍就　試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　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嚮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調則必赴　召則必來何至稱兵叛逆悍然不顧乎挑釁啟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禹曆辛丑吾郡城葢有民變云初礦稅　詔下各省直俱遣內臣紛紛四出而奸黠無賴之徒百計夤緣竄入參隨名籍從中簸弄所在狼貪虎噬商民不勝其苦獨江南稅事并屬織造不特遣而一時罷閒官吏多以攀援進者所在關津各有委官時稅官王建節據葑門外之滅渡

橋無論往來商賈即鄉民持隻雞疋布入市皆見侵剝衆不勝憤憤欲羣毆之而黠者更相與謀曰稅官率以賄進從大家借貸得之此禍本也盍共掊擊之乃集數百人先擊殺王稅官而次及大户又次及縉紳家僕人至死尸諸市并燔其室廬城中大擾時太守山陰朱公燮元已擢任未行余以書趣之令亟出撫諭而葛臣者自詭首倡挺身服辜衆稍觧散翌日始定然磔裂死者數人焚蕩者數家幾有揭竿挺鋤之變而撫臣方坐句容閫變而來中途而返若以吾郡爲甌脫者殊可怪也往時撫臣自周文襄來皆駐吾郡城而宋撫臺某始移駐句容欲避過客應酧之擾余在閣中嘗撰　勑有駐劄蘇州語遂復其舊又數年而朱撫臺鴻謨以句容爲便竟不奉　勑後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撫院于句容郡中無一卒可使者猝遇民變任其猖狂而莫之誰何近復奉　旨申飭撫臺遂久駐吾郡而戊申水災地方刼奪之禍旋起旋

定者仗撫臺兵力爲之鎮壓也任國家重寄而
第欲自便者亦可以鑒矣
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
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特主
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　旨下近
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尚寶
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
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
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畆
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
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禍
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
在　上左右者多北人爭言水田之不便　上
意亦動會　朝畢　召余及同官于皇極門
面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
稉稻今民間游惰下田皆棄不耕荒蕪寖多故
議開墾非欲盡廢已熟之田也　上云荒田可
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　上

意竟不可回遂切責尚寶以爲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獲甚富一聞　詔下盡撤毀堤岸斥爲閒田垂成之功廢于一日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而鄉人自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自粲輙輸京師供　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留彼中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絶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常爲中國偵伺虜至則與邊人并力禦之虜或挫衂以去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則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忝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剌川就水草時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輙復得之副將李魁者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即卑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輙拔刀斫之虜衆大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廷議紛紛謂虜已敗盟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危若累卵因歸咎本兵并論余失策余備陳邊事虜情請下九卿會議議定余復請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畧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于是莽剌川無虜巢而他酋眞相據捏工川與火酋表裏者亦遂遠徙時甘肅撫臣欲誘殺番人報功巡茶御史不可乃止一時幸災樂禍好事喜功者皆攘臂談邊然邊事卒無恙洮河晏然而火酋窺伺舊川卒未有能創之者談何容易第邇來邊臣玩愒成習亦大可慮耳

紫荊關外廣昌靈丘二邑山谷幽邃林木茂密四方亡命及奸民避罪者皆竄居之時時竊窃礦砂私作銀冶而張守清者尤桀黠能役屬諸奸民而擅其利道路洶洶謂旦夕且有變有司不敢誰何會　上遣中涓禱五臺還奏其事一

日　上視朝畢　召閣臣于皇極門議事語次及之余請　勑該部行撫按官查問禁戢遂逮守清伏法閉塞諸礦洞無何縣民有以開礦興利爲言者　上令文書官語閣中欲允其奏余極言其不可仍請下撫按官勘覈而玉田豐潤民復以爲言部中併下撫按未報也余適在告而　上遣文書官問閣中云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覆余乃屬太倉具草回奏大畧言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礦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不可測且　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而爲之若開礦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防兵之費幾何與開煎所得之利幾何果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可以民間私請隔境遥度而　朝廷遽爲之出　旨差官造次議開者也户部所以遲迴

未覆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今蒙　聖問惓惓臣等即當傳諭該部督趣撫按官速行查核有砂處所應否開煎是否有利無害委用何人方不至騷擾設處何法方不至侵盜毋得先事張皇使民間承望風聲轉相煽動利未得而先釀患乃爲萬全奏入　上重遣閣臣議事遂寢余歸數年而中璫巧黠者與駔儈相要結因招致衛所武官扶同入奏　占從中出自畿輔及諸省皆以中璫領事糜費騷擾使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語云涓涓不竭流爲江河言不可不防其漸也

初　上幸天壽山展謁　諸陵既踰年欲再往蒲州以爲　鑾輿數出無事漫遊不可爲訓無已則請如　世宗預卜壽陵故事庶駕出有名　上從之乃命禮部選舉素諳地理者與欽天監官協同相擇乃推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與監官張邦

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議不合乃獨獻吉地八處俟　上臨閱地在斷崖深谷欽崎偪仄中乘輿歷涉危險　上意不懌並報罷而定形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文璧輔　上時行及司禮太監張宏率相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爭前所奏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遂疏論尚書徐學謨而語侵余　上惡之勒令閑住及　駕再閱定于大峪山　勑工部擇日興工時御史李楨江東之與子琦厚善欲因事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共疏言大峪非吉并劾監官張邦垣等欺罔而遍行金錢賂　上所親信小豎當時號爲十俊者數以蜚語動　上時　鑾輿已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之費已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具疏請　上獨斷　上乃召輔臣時行等入見于感思殿東室命降楨等三級楨等前以論籍江陵陞太僕光祿尚寶各少卿至是復授員外郎主事而壽宮之議息矣始余被　命閱視第以

首臣在行原未習形家之說而閣臣職業從來未有以相地爲輕重者諸臣別有推戴欲擊去余與新安等而　上英斷終不爲所熒惑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爲詩常在　上左右上亦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　駕常幸局觀所造兵器時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至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令內豎勝兵者咸肄習之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　武宗時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得二千餘人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暑如二營操練法砲聲相聞閣臣以爲言　上令文書官傳諭不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董主事基言極剴切　上怒謫外任廷議洶洶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關係　禁廷諸人皆擐甲荷戈未明而入內設奸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璫皆竦然

變色乃乘間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即使外廷諍之恐未必回　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此其一驗也

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內　世廟大漸時中外洶洶適胡都諫應嘉過新鄭直房見其家人携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新鄭謂聖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吐舌會　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新鄭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隆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故暱此兩人乃劾部院考察不當新鄭持其疏欲罪之華亭不可安陽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新鄭別號也華亭不得已乃擬應嘉調外六科詞知華亭意爭上疏救應嘉而詆新鄭遂復應嘉官尋以參議出補蘇是新鄭恨益深而言官攻新鄭益力疏數十餘上新鄭去乃已明年言官有論華亭者華亭再疏辭遂得請而江陵故與新鄭厚善踰三年適

太宰鈌乃起新鄭以原官掌部事明年興化乞致仕而新鄭爲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趨炎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新鄭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横行長安中舉朝爲之仄目乃修華亭舊隙摘遺詔中語謂暴揚　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諸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華亭者皆斥罷尋嗾鄉人告訐者奏發華亭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諸不法事下所司驗問問官希指深入三子皆坐遣戍應沒入田數千頃獄上而新鄭得罪去事乃寢始新鄭再起與江陵比事無鉅細必相與商確江陵有所薦引無不如志而新鄭之門生幕客殷勤杯酒間以私干請者皆不得入則思所以間之一日新鄭問諸門生外間云何皆對曰師雖秉銓部寔江陵爲政江陵所薦拔皆引爲已功外人知江陵不知師也新鄭乃漸疎江陵事皆專決不復有所諮問而江陵亦自疑諸爲間者益復以蜚語相煽兩家遂如水火辛未　今上

在東宮議以明春出閣講學時余與王少保元駁爲左右中允新鄭皆題陞諭德以余爲　穆宗日講官而元駁掌南院去東宮講讀較書悉以門生充補江陵數舉以語人曰兩中允見爲宮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新鄭爲之愧悔而恨江陵益深然新鄭方操權據位所爲耳目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時望咸屬江陵兩家客百方居間終莫能解也　上初即位其大璫馮保嘗訐故司禮陳洪逐孟冲而奪其處方用事居中新鄭首上疏欲　上御文華講讀畢即與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保念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新鄭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　旨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　御批對新鄭曰安有十歲　天子而能裁決政事者乎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　上曰高閣老云十歲孩子安能決事　上怒入奏　兩聖毋皆相持而哭是日給事御史論

劾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則使所親問計江陵方惡新鄭欲乘機逐之則以計授保明日　召部院諸大臣于會極門

勑稱　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蓋是時　兩宮未有徽號故云　勑中數新鄭專權亂政把持朝廷傾危社稷勒爲民新鄭即日就道乘騾車出國門都人駭歎　上特召江陵面奬爲忠臣繇是宮禁事皆決于保而朝廷政務悉歸閣中江陵得行一意無撓阻者矣

時　上方幼冲而朝政畢舉中外晏然論者始歸功江陵不直新鄭矣無何而王大臣之事起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與一小豎交暱竊其牌帽闌入禁門羣奄覺其有異捕送東廠保素恨新鄭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鍛鍊乃以雙劍寘大臣兩腋間云受新鄭指入内行刺圖不軌搒掠不勝楚遂誣服爲言新鄭狀貌及居止城郭云云廠衛遣卒驗之皆非是時道府以兵衛環新鄭家而守之禍且不測然衆

論皆知其寃頗尤江陵江陵迫公議亟從中調劑保意解乃獨歸罪大臣論斬新鄭得無恙兩公始合終睽幾剸刃相向然江陵卒調護之以釋舊怨羣喙乃息人情世道可爲一慨而又有謂閣臣之相攻擊者賢于相和同然則書傳所稱師師濟濟者非耶

答李岷山巡撫

聖怒勢不能挽而吾輩江陵籍没之事出自 聖怒勢不能挽而吾輩將 命行事審法求情要當于無可柰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寛之路且如抄没財産 明旨也一毫一縷豈得不嚴爲搜求至于鞫審之際或刑至童僕可矣諸子嘗忝衣冠非有叛逆緣坐之罪及考掠之 旨而槩被以刑具窘辱備至此敬修所以死也亦可憫矣昨見傳來遺帖行道之人皆爲隕涕此上關 國體下係人心豈

耿小故死者不可復作而生者尚可曲全奄奄之老母孑孑之諸孤若不加撫恤脫有它變則地方諸公不得不任其責矣惟恳令親族保拘訟繫續食可以延旦夕之命幸留意攀累之家原縣迫脅如此則事無完期全楚騷動矣門下宜及諸使之皆集審覈剖明無貽異日之累可也

答李桂亭巡撫

別諭時局頓異往昔此其故蓋難言之　主上聰明英毅事欲獨斷專決而少有疑猜嚮以章疏煩多議論龐雜至于忤　旨觸怒遂乃決裂否鬲諸所獻納如水投石矣然　國家大計　聖意自明如　冊立一事舉朝言之而不行及其少間則半夜出　手詔定矣礦稅不便言者無慮千百牢不可解頃奉　特諭則礦冶盡罷而稅銀半歸司空若少俟之稅亦必罷即此兩者可以仰窺　聖衷矣古人與諷而少直先納庸而次批鱗良有以也僕衰且憊矣不敢論當

世事以公見問特以梗概奉復知不足采也
社稷有靈轉圜可待公大用時且躬逢其盛矣
惟公愼自玉以需之

答許鴻川水道

前奉教札示以三難敢忘仰體惟是此畚推轂
發于司空決于太宰而僕以桑梓之故忌于得
人遂贊成之如尊諭云云則僕未之深思也然
深爲公計惟是關白撫按恐有牽掣然水利一
事與河道事體稍殊河道或塞決口當呼吸立
斷或鑿新渠當月日就功若議論稍殊不誤事
則費財耳今日水利猶在講求惟濬海口以洩
內河開支渠以通積潦築圩岸以捍驟水而不
可以尺寸預估歲月告成撫按不能親身安敢
遥度必無牽掣之患僕固已爲兩公言之矣

答王梧岡巡茶

人情厭薄苑僕牢不可挽如邊疆大計何大疏
參論示警甚當虜王東歸諸部絡繹而往西鎮
當少寧謐此可以恕經畧矣罷欵之說畢竟難

行自古承平日久而輕開邊釁未有不致敗者若欲罷欵先求良將練精兵足軍餉精器械乃可今茲未能盡亦先圖實事乎何專務虛談也西方專執此說一唱羣和且是創虜而非招番兄當洞照其情毋爲所惑幸甚不肖被言且病累疏乞身旦夕去矣不當復言天下事恃愛及之

答張玉陽司成

別奉教札惓惓慰藉且論及邊鎮事具見卓識殊深感仰弟本書生不習虜情邊事然竊見自古當事之臣未有臨事倉忙而能有所幹濟者亦未有輕開邊釁而不悞人國家者故愚闇之見謂一隅有警則就一隅應之一虜不靖則就一虜圖之苟處置得宜擾攘自定若以一隅之患騷動九邊以一虜之猖狂橫挑諸部未見其得策也不謂言者遂以爲攻端肆加誣衊此弟素望輕微不能鎮壓之故耳然萬生自以懷疑挾忿借邊事爲名而衙門後輩亦從而附和之

弟則不知所謂矣豈以庚戌之事前輩趙文肅
嘗有舉動故慕之耶顧今日虜患似便不如庚
戌而弟之碌碌似便不及分宜兄弟閧牆何以
禦侮不意人情世風遂至于是惟有浩歎而已

答葉臺山相公

閒大疏已發此在故事所不容已者若既奉
温旨似不必再辭往者僕輩叨竊亦一辭而止
此時章奏多停或　上意倦于省覽吾輩亦當
仰體可也公通才卓識留心經濟毋于著作中

見之乃猶孜孜下問借耳目于聾瞽何所置對
第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幹旋
止憑揭帖往時或奉　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
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
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毋相商確皆得與
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遠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
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喜事口語紛紜
前倡後隨黨同伐異狥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
便相側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　主上一有

轉移變動改觀易聽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惟公與同事諸公協心共濟太平可翹足而須者衰朽闇劣愛莫能助也

答邢崑田總督

播州之役曩奉尊教深愜鄙衷幺麽小醜安敢怒臂而當車轍惟在事者多方激之寧有撩虎狼而不反噬者假令勘處之後以無事鎮之何至徵兵轉餉暴骨流血騷動三省搶攘數年而後定矣朝鮮之事既以敗倭衆復王京還所鹵掠則天朝所以保全屬國恩既渥矣至于思患預防謹守封域此自屬國之事中國不宜爲之設官戍守竭海內之力以殉之此後來謀國者之誤也今日論者既不審顛末而意忌者復輕信訛傳諭訛之口至今猶妄及門下尚謂有公論乎承諭極知任事苦心要之自信于心不愧于天耳幸無芥蔕于懷也

國朝內閣名臣事畧卷十三終

H920.135
2627